

白绍飞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居然会成为一条街的混混老大，同样的，从他刚开始拎着瓦片刀砍人的时候直到今晚，也想不到未来几十年的风光。

蒙冲◎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蒙冲◎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大/蒙冲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39-3613-5

I.老… II.蒙…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8877 号

老 大

著 者 蒙 冲

责任编辑 陶 玮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文 韬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613-5/I·1634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第一章	这是我的女人	/1
第二章	劫后重生	/9
第三章	我还是白老大	/22
第四章	我的地盘,听我的	/31
第五章	先下手为强	/44
第六章	新规则	/56
第七章	新的起点	/61
第八章	高尔夫杆也算称手的兵器	/67
第九章	正泰的反扑	/74
第十章	英雄救美	/80
第十一章	绑票大明星	/86
第十二章	大明星这么不值钱	/93
第十三章	舍身	/100
第十四章	成年礼	/105
第十五章	拉斯维加斯	/113



- 第十六章 机场遇袭 /118
- 第十七章 勾心斗角 /123
- 第十八章 殴打 /127
- 第十九章 水晶之心 /132
- 第二十章 天堂地狱 /140
- 第二十一章 七指贼王 /148
- 第二十二章 危局 /154
- 第二十三章 临别礼物 /161
- 第二十四章 围猎 /168
- 第二十五章 峡谷生变 /173
- 第二十六章 王大小姐 /182
- 第二十七章 大换血 /192
- 第二十八章 代理主席 /200
- 第二十九章 女秘书 /207
- 第三十章 第一次高层会议 /215
- 第三十一章 又见仙子 /220
- 第三十二章 飞来一板砖 /230
- 第三十三章 喂鲨的哲学 /236
- 第三十四章 夜战 /242
- 第三十五章 真人露相 /247
- 第三十六章 妥协 /251

第三十七章	变 故	/255
第三十八章	人生自古谁无死	/261
第三十九章	拍卖会	/266
第四十章	联合抬价	/270
第四十一章	沙漠里的空中花园	/274
第四十二章	探 险	/278
第四十三章	宝 藏	/283
第四十四章	撒哈拉之行	/289
第四十五章	黑暗中的阴谋	/293
第四十六章	错综复杂	/301
第四十七章	努力逃生	/304
第四十八章	一线生机	/309
第四十九章	落井下石	/315
第五十章	最后一战	/319



第一章 这是我的女人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即使是并不久远的未来,也没有办法预知。白绍飞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毕业之后居然会成为一条街的混混老大;同样的,从他刚开始拎着瓦片刀砍人的时候直到今晚,也想不到未来几十年的风光。

而最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刚刚坐稳老大的位子,刚琢磨着未来的好日子,刚跟兄弟们拼酒狂欢的今晚——

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死了!

“嗷!”

惨叫声从幽深黑暗的后巷不停地传出来。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但通宵营业的酒吧、火锅店还是把这条街打扮得灯火通明,人群依然熙熙攘攘,谁也不会去管黑暗中的闲事。

“妈的!连我们大哥的女人都敢碰,看我不揍死你!”

一个穿黑色休闲装的青年男子倒在地上,一群明显喝了不少的小混混正使劲踩踏着他的四肢和还说得上英俊的脸蛋,他的嘴角流出鲜血,眼神开始涣散。

这个城市的晚上就是这样,与白天的一本正经完全不一样,黑夜有自己的秩序。也许你白天人模狗样,有崇高的地位,对不起,黑暗中就不是这样。你要是想到这里来拽,那么你一定惨了!

白绍飞其实今年才过二十二岁,他出生在这条小街,家里穷,可是没人敢欺负他,因为他从小拳头就硬,脾气也犟,哪怕是今天打不过你,从此之后,就算每天伤得半死,也要来找你的麻烦,久而久之,还有谁敢去惹他?左邻右舍都是几十年的老住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让这条街的模样也逐渐改变,因为地处商业中心的边缘,不少人都红了眼睛打这儿的主意,但最后还是打了退堂鼓,怕的还是拳头!虽然上了大学,但刚刚毕业的他找不着工作,





没法子带着自己的小兄弟，在街上收收保护费。所有的生意都是街上人自己打理，白绍飞带着一伙小兄弟，照顾着地盘的安全。

后巷被打的年轻人渐渐没了声息，他不是这条街的人，这条街的人可不敢去惹小桃。

小桃是白绍飞的女人。小桃身材真像是熟透了的桃子，也不是随便的女人。她打十八岁起就跟了大哥，死心塌地，从来没有半点三心二意。

脚踩在黑衣青年脸上的大汉身子壮实，胸脯厚的像门板，他低下头，察看了一下：“黑鹰，他昏过去了，要不要留点记号？”

被叫做黑鹰的男子，是一个脸上有条深深刀疤的年轻人，他微微点点头：“这小子敢惹小桃姐，真是不要命了，大熊你下手狠点！”

旁边还有个戴眼镜的白皙青年，轻轻开口说：“我看这小子衣服穿得不错，开的车子是宝马，估计也有点来头，不然还是等大哥过来再决定吧？”

黑鹰哈哈大笑：“管他妈的什么来头，狐狸你就是想得多，看你胆子比老鼠还小，是吧？老鼠，你来动手？”

靠在墙边瘦瘦的男子咧嘴一笑：“我来动就我来动，老子废的人还少了？叫老鼠可不是胆子小，那是大哥夸我机灵！”

其他几人一起哄笑，这四个人就是白绍飞的得力助手，要不是这小子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平常也用不着他们出手。为首的叫何英，花名叫做“黑鹰”，白绍飞最倚重他，可算得上是二号人物，绝对能够独挡一面；大个子叫刘大雄，人称“大熊”，有的是力气，对大哥也是忠心耿耿；眼镜青年叫胡强，花花肠子最多，整天搞阴谋诡计，算是白绍飞的狗头军师，大家都叫他“狐狸”；最后那个因为长得瘦小，大名叫张书，可别人都叫他“老鼠”，虽然机灵，但也最好色不过，被大哥教训了几次也不改。

张书抽出大号的美工刀，轻轻地在黑衣青年脸上比划着，一脸奸笑：“你小子也够胆，小桃姐白白嫩嫩的小手，我老鼠想都不敢想，你还敢去摸一摸，他妈的滋味好吧？靠，看老子废了你！”

他狠狠攥起刀，就要在黑衣青年的脸上拉一道口子！

“等等！”一个威严的声音从巷子深处传来，一个美貌如花的女人挽着一

个个子高大的男人缓缓地走了过来。

四个人一看他们两个，都赶紧肃穆站好，嘴里恭敬地叫道：“大哥！小桃姐！”

过来的男人就是街上的大哥白绍飞，旁边能挽着他的女人也就只有小桃了。白绍飞今天晚上本来挺高兴，这半年来风平浪静，总算也没什么人再来打他地盘的主意，老大这个位子总算是坐稳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他还打算带着小桃出去玩两天。

谁知道今晚上在小桃开的酒吧喝酒，居然有个臭小子不识好歹，过来搭讪小桃，看他是客人，本来已经不跟他计较，不理他就完了。这小子却够狂，一口一个我爸爸怎么样，临到末了灌多了酒，竟然敢跑过来一把攥住小桃的手就往怀里扯。这可惹火了白绍飞，三拳两脚把他放倒，一开始小子还敢撂几句狠话，没几下就嗷嗷叫着救命。白绍飞最烦这种软骨头，手一挥，几个兄弟就把他架了出去，在后巷教训。

大哥当然把小桃搂在怀里好好安慰，好几年了小桃也没受过这个气，心里越来越窝火，非要那小子一只手不可，白绍飞笑笑，喝了杯酒，带着小桃一起出来。

看四人招呼，白绍飞点点头。他走到张书身边，接过美工刀，轻蔑地看了一眼，远远地扔到了一边。手一招，何英会意，从怀里掏出一把精光锃亮的小斧头，送到了大哥手上。

白绍飞掂了掂，又轻轻地挥了挥，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好像是很满意这分量，他指了指小桃说：“这是我的女人！我来亲自动手处置这小子怎么样？”

何英他们四个人纷纷大叫：“就是啊！就该大哥给小桃姐出气，我们错了，不该抢着动手，大哥你自己来吧！爽快！”

小桃开心地笑了，白绍飞回头问她：“小桃，这小子哪只手不规矩？”

小桃气鼓鼓地指着骂：“右手，飞哥，砍了他的！”

胡强心里头一凛，他看出来这小子来历不简单，估摸着是高官子弟，真要是人家一只手，恐怕不好收场，但他知道这会儿说不上话，用眼神瞟向何英，指望他能拦一拦。



何英才不管这个，摆摆手，装作看不见胡强的示意。

白绍飞拉起那小子的右手，嘴里轻轻地哼了一声，重重地往地上一甩，喊了一声：“老鼠！弄醒他，我不喜欢剁死狗！”

张书嘻嘻笑着走过来，朝着黑衣青年踢了两脚，黑衣青年悠悠醒来，一睁眼就看到白绍飞手里亮晃晃的斧子，心里大慌，哀叫着饶命。

白绍飞擦拭着斧子，冷冷哼道：“你刚才的胆子到哪儿去了，看清楚了！这是我的女人！今天要不给你点教训，我白绍飞还有脸吗？”

黑衣青年慌忙哀告：“大哥！大哥对不住！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的人，不然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啊，大哥饶命啊！”

白绍飞也不理他，手一挥，何英几个人走过来把他死死按住，刘大雄踩住他的脑袋，嘴里骂骂咧咧：“老鼠，你他妈的尿怎么那么臭！好几天没去火了吧？别憋着呀！”

白绍飞抬起左脚踩住黑衣青年的右手，手里挥动着斧子：“你这只手碰我的女人，我怎么着也得给她一点交待……”

黑衣青年被吓得魂飞魄散，大叫：“你不能动我！你不能动我！我爸爸是……”

没等他说完，何英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他下巴上，厉声喝斥：“管你爸是谁，这条街上我们说了算！好好听大哥讲话，不然要你的命！”

白绍飞冲何英笑了笑，挥起斧子，狠狠地剁了下去！

黑衣青年厉声惨叫，痛得昏了过去。

小桃最怕见血，看到那小子手上一股鲜血喷出，溅了白绍飞一脸，也吓得脸色苍白，叫着：“阿飞，够啦！我们赶紧走吧！”

白绍飞不慌不忙，接过何英递过来的面纸，慢条斯理地擦干脸上的血迹，这才开始说话，也不管那小子能不能听到：“你的脏手碰了我的女人，我念在你年纪还轻，就饶了你这次，就要你一个指头，算是给你点教训！”

小桃放下捂住脸的双手，惊讶道：“阿飞，你没要他的手？”

白绍飞笑了笑，说：“这小子虽然讨厌，但也没到要手的地步，我白绍飞做事公道，要是都听女人的话，那还了得？”他斜眼瞄着小桃，笃笃定定。一段

时间以来，白绍飞早就建立了权威，他做事狠辣却公道，比起那些热血冲昏头脑的混混，毕竟是受过大学教育，头脑要好得多。

小桃见了血，气也消了大半，也明白大哥平素的为人，不敢再计较，把身子往他怀中一腻，细声细语：“飞，是我不对，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哦，别管这儿，让黑鹰他们收拾，我们回家去吧。”

身子一动，风光无限：“我给你炖了大补的鹿筋哦……”

缠绵的床榻，昏黄的灯光，粉红的色调，一切都散发着旖旎的风光。这是小桃最喜欢的风格，也是白绍飞最不喜欢的调调，不过他始终认为，家——还是让女人来管为好，男人——忙的是别的事情！

白绍飞爱抚着缩在他怀里好像小绵羊一样的女人。这个女人跟了自己三年，还是一样那么吸引人，随着年纪渐长，更有一种成熟的风韵。

从刚毕业到现在，才没多久，肌肉结实的后背上已有累累的伤痕。小桃怜惜地抚摸着一条条的伤痕，紧紧地靠在白绍飞胸口。

“阿飞，什么时候就收了摊子吧。”

白绍飞摇摇头：“人在江湖，我走了兄弟们怎么办？现在也没多少钱，你说要我出去干什么？明天有个大人物要来照顾我们，南方的阎罗王，听过没有？要是他能罩着我们，日子就好过了。”

小桃低下头，拨弄着白绍飞的手指：“可你老是打打杀杀的，我也不放心着呢。”

白绍飞拍拍她的头：“放心吧，最近一两年也用不着我去打拼了，现在道上的朋友都给面子，黑鹰做得也不错。等他们能扛得住了，最多再一两年，我就跟你退休，找个小生意做做。”

小桃开心地抱住他，依偎着唱起歌来，忽地跳起来：“呀，想起来了，上个礼拜在白云寺求了个开光的观音护身符，一直忘了给你，挂起来吧。”

她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红线穿起的白玉观音，套在白绍飞的脖子上。白绍飞苦笑一下，他从来不信这个，小桃给的护身符总是三两天就丢了，也不知道这女人怎么这么好耐心，隔上半个礼拜就能给他找个护身符来。



“答应我，这次可不能丢了，白云寺的老和尚说很灵的。”

白绍飞嘴里敷衍着，忽然桌子上的手机响起来。他披上一件外套，跳下床接电话。

“大哥！”电话里是何英惊慌的声音，“不好了！”

“镇定！”白绍飞虽然年轻，但也知道越是紧急的情况越要冷静，连黑鹰都慌成这样，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他还是厉声断喝，要他控制情绪。

何英喘了几口气，声音终于稳定下来：“今天晚上我们搞的那小子，老头子来头大得很。现在有一大票人要来杀你，老大你还是躲一躲吧！”

靠！白绍飞暗骂一句，“有消息吗？”

“老罗说他们一点钟走，到你那儿估摸半个小时吧。”

白绍飞拿起桌上的手表，十二点半，还有点时间。

“黑鹰，你听着，你们在高速路口准备辆车，我开车过来，大雄开我车往北走。明天阎罗王过来想看看我们兄弟，什么事情你自己拿主意。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大嫂。”言简意赅交待完，白绍飞挂了电话，开始穿衣服。

小桃有些慌了：“飞，出什么事情了？”

白绍飞一手把她搂过来：“没事，有点小麻烦，我出去避一阵子。你乖乖在家等我，我会打电话给你。小心条子，有什么事情找黑鹰。”

他低下头，言语温柔了些：“桃子乖，我很快回来，这种事情以前你也不是没碰到过，很快没事的。”

小桃心里却是说不出的紧张，总觉得好像要出什么大事。但她也不敢把这担心表现出来，默默地帮着白绍飞收拾东西。

白绍飞在她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拉出脖子上挂的玉观音：“看，有你求得护身观音在呢，没事的，我走了。”他拉开门，匆匆跑下楼梯，发动了自己的车，掉头往高速出口方向去了。

深夜的街道空空落落，路灯昏昏蒙蒙，白绍飞车开得很快，但他心里并没有太过紧张，风声紧只是一阵子的事情。真要过了这段时间，也很难来追究。不过半夜从家里跑路，总是有些不爽。

他把车子开上高架桥，再过两个路口就到高速出口了，想着在那儿等着

的兄弟，白绍飞踩重了油门，加快了速度。

这时候突然有一辆白色雪弗莱飞快地从右侧超车而过，白绍飞怒骂一声，要是平常，早就追上去打了，这会儿前面就要下高架桥，顾不上，白绍飞转动方向盘就要上右转车道。

谁知道前面那辆雪弗莱原本是疾驰往前，却突然变道，也要往右转车道上挤。这会儿白绍飞已经靠近护栏，哪儿还能避得过，“咚”地一声，两车撞个正着。

白绍飞一阵头昏眼花，火冒三丈，一把扯开安全带，拉开车门跳下去就要揪那开车的人出来打一顿。却看见那辆雪弗莱的车门也打开了，一个年轻人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看见白绍飞，急忙跌跌撞撞过来。

“对不起！先生，你能不能帮帮我，有人要杀我！”

白绍飞“啪”就是一记耳光打过去：“有人要杀你关老子屁事，你这么开车，没人杀你也自己撞死了！”

那年轻人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却一把抱住白绍飞的小腿，嘴里还在乱嚷：“帮帮我！帮帮我！有人要杀我！”

白绍飞不耐烦，一把抓起那小子：“小子你听着，我现在没空理你！撞坏我的车，我改天再找你算账。”顺手就要把那小子扔到一边。

那年轻人被他提起来，神智更是昏乱，双手死死地揪着白绍飞的衣服。一时间白绍飞倒没办法把他拉开，他一气之下拳打脚踢，年轻人却死也不松手。

这时候，高架桥旁边的四十层高楼的窗户，静悄悄地伸出了一支狙击步枪。

握枪的人，手端的很稳，向着那两人的方向瞄准。屋里很黑，看不清他的样子，只是看他微微地眯起眼睛，嘴唇动了动，像是咽了一口口水。

白绍飞还在试着把这黏皮糖小子丢开，久经生死沙场的他忽然有一种战栗的感觉。手臂上起了一粒粒的鸡皮疙瘩，背部的肌肉也开始拉紧，这感觉就好像那次面对二十把砍刀的伏击一样。

他奋力把那小子转过来，挡在危险过来的方向。

就在同时，枪响了。



白绍飞最后看到的景象,就是那小子惊骇欲绝的表情,然后,在眉心,开了一朵血花。

无边的黑暗。

红线断了,玉观音滑落,不偏不倚地落在那年轻人的右手之中。他们两个,一起倒地,血流了一地,整个路面都已染红,也分不清是谁的血。

远处,响起警笛声。

“子弹直接穿过脑部,但神奇地居然没有损伤任何一部分主神经,病人现在处于深度昏迷,主要是脑内淤血压迫所致,完全有康复的机会。”

“我们的意见,是立刻进行开颅手术,吸收淤血,这样比保守的治疗方法更为有效。”

“胡教授,你这样的说法是对病人完全不负责任,我们现在根本没法判断颅内情况到底如何,应该先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再作判断。”

“够了!”一个黑衣老人沉声说话,“各位都是医学界的权威,唐家请你们来,是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医疗方案,不是听你们吵架的。”

几位已经吵红了脸的专家这才安静下来。

黑衣老人冷冷地扫了众人一眼:“我听你们说了半天,无非就是动手术和保守治疗两种方案。如果只有这两种结果,那我只需要请示老爷,让他决定就可以了,不需要你们争来争去。”

医学界的代表们一阵沉默,半晌,刚才叫得最凶的胡教授才讪讪说:“病人这种情况,确实也只有这两种医疗方案,相应地,也有各自的风险。一般来说,确实是请病人家属来作决定的……”

黑衣老人摆摆手,拿起电话,原来倨傲的表情立刻转为恭敬,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他小声地汇报着什么。

不过一分钟,他就挂上电话,脸上又恢复了冷漠的表情:“决定了,手术,胡教授负责。”说完这几个字,老人就转身离去,再也没看这群医生一眼。

房间的一侧,是透明的玻璃墙,墙对面摆着一张病床,病床周围堆满了各种仪器,两名漂亮的护士眼睛都不眨地看着床上的病人。

病人的脸被仪器挡住了，看不清，只看到他右手紧握，像是抓着什么东西，一截红线从手指缝里掉下来。

飞机上，一个老者翻着今天早上的报纸。

第二版的头条：“黑背景大哥被狙杀街头，警方称不排除仇杀可能。”

老者深深地叹了口气：“白绍飞死了？”

忽然他旁边青年的包里有手机铃声响起，所有乘客都投来谴责的目光，空中小姐也急忙赶来：“先生，为了空中飞行的安全，请您把手机关上。”

那青年抬起了头，血红色的眼眸冷冷地扫了一圈，就好像一道闪电一样，空中小姐吓了一跳，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差点摔倒了。

青年没有理她，接起电话，低低地说了几句。挂上电话，回头对那老人说：“义父，白绍飞的手下黑鹰打电话来说，还是欢迎我们过去，甚至愿意全部投到我们手下。”

老者脸上微微起了一丝笑意：“黑鹰也是个人才啊！”

随手把报纸丢在一边。报纸上，白绍飞瞪大着眼睛，额头上一个血洞，身后是一摊血污。奇怪的是，那个本来紧紧抓着他的年轻人不见了，整条街上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的尸体，孤零零的。

第二章 劫后重生

朦朦胧胧当中，白绍飞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呼唤他，有的时候还能感觉一只大手搭在自己的额头。

“爸爸！”

从小就缺乏父爱的白绍飞，连爸爸长什么样子都已经记不清了。唯一对父亲的印象，就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发烧，爸爸的大手抚过自己的额头。

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爸爸带着自己踢球，累坏了躺在地上，爸爸拿毛巾帮着擦汗。不对，爸爸什么时候跟自己踢过球？小时候穷的连饭都吃不起，



唯一的娱乐就是和隔壁的孩子打架，怎么会有踢球的回忆？

乱了，都乱了。

阳光好刺眼啊，桃子怎么不把窗帘拉上？桃子！

白绍飞努力地挥动双手，却觉得手酸得简直没力气举起来。他奋力地扭动身体，想要起身去拉窗帘，却觉得有人扶着自己，轻轻摇晃着。

“三少爷？三少爷！您醒了？”

“什么东西？我不是，你是谁？别吵我！”白绍飞一抹眼睛，终于睁开眼。

一个陌生的老人，正殷切地看着自己，双手扶着自己的肩膀。一看自己睁开眼睛，脸色忽然一沉，又是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只是眼角的欣喜却一时来不及擦去。

“三少爷！您终于醒了！”

白绍飞莫名其妙，脑子却开始飞速地转动，那一夜，那一枪。

“你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老人的脸上显出惊骇不已的表情：“三少爷！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我是阮七啊，平常你都叫我七叔。你是不是还头疼？”

“我不是你家什么三少爷，你认错人了！”白绍飞头确实还疼，不但如此，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他挣扎着起身，阮七拉也拉不住。

才从床上爬起来，白绍飞就顿住了身形。

床对面是一面很大的镜子，镜子里面，一个文弱的年轻人正用右手努力地支撑着身体，一脸迷惘与痛苦的表情。白绍飞摇摇头，镜子里的年轻人也摇摇头。

白绍飞彻底呆了。

阮七扶他躺下，原本冷漠的老人好像是被这特殊的情况吓到了，不停地絮絮叨叨着，一点也不像他平日的风格。

白绍飞呆呆地躺下，这是怎么回事？转世？投胎？附身？异世？还是到了另一个时代？

他一把抓住阮七：“今天是什么日子？哪一年？”

阮七定了定神：“三少爷，今天是 2012 年 1 月 28 日，我看你是脑子有些



糊涂,不要急。”

“那么,我是谁?”应该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那是身份发生了变化吗?

“你是唐雅轩,也就是唐氏集团唐世荣老爷的三公子。”

“唐氏集团?”白绍飞对这个企业似有耳闻,应该是世家吧,“我怎么会在这里?”

“一个月前,你从美国念书回来,本来老爷想叫你去公司上班,谁知道你回来没几天,就被人袭击,进了医院。昏迷了二十几天,前两天医生才说脱离危险期。”

白绍飞努力地搜索着自己混乱的记忆,却始终只记得那个桀骜不驯的黑道混混,腥风血雨的江湖,出生入死的兄弟,热情似火的小桃,哪里有这个世家公子的影子?

阮七帮白绍飞掖好被子:“我想少爷是因为刚刚醒过来,神智有些不清楚。您好好休息一会儿,应该很快就好了。我去叫医生来检查。”

白绍飞木然地配合着医生的检查,听着医生啧啧称奇地夸赞:“一个月还不到,唐公子就能恢复成这样,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

白绍飞忽然想起什么:“七叔!那天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呢?”

这话出口,白绍飞和阮七的脸色都变了变,白绍飞奇怪自己为什么把“七叔”叫得这么顺口,阮七挥挥手,示意医生先出去。

“三少爷,你怎么会跟那种黑道人物在一起?看现场好像是撞车,是他来害你吗?那颗子弹穿过你的头,打中他的头。你没事,他倒死了。”

阮七看着他的三少爷一脸呆若木鸡的样子,冰冷的脸上又流露出一丝温情:“三少爷,你还没恢复,先不要想了,等养好身体再考虑这些吧。”

白绍飞一句话都说不出。

等他稍微恢复一点,立刻让护士找来了当天的报纸,当然,也就看清了自己横尸街头的惨况。

“白绍飞已经死了。”白绍飞坐在床上,喃喃自语。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自己已经死了,思想却依附在这个孱弱的身体上。

今后,该怎么办?